

汪黄门令史游造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百就篇

宋王象季书

明宗克补缺损

黄源整理

急就章還真帖



黄源整理

王羲之草书真帖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急就章還真帖 / 黃源編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.7
ISBN 7—5325—3675—0

I. 急... II. 黃... III. 草書—法帖—中國—西漢時代
IV. J292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4)第 019846 號

急就章還真帖

黃源編

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、發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)

(1)網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1@guji.com.cn

(3)易文網網址:www.ewen.cc

經銷處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16 印張 10.625 字數 35,000

2004年7月第1版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325—3675—0

J·206 定價:30.00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廠聯繫 T:64063949

自序

《急就章》我從小就臨習，中年曾搜集過一些與之有關的資料，晚年又因負責中國書畫函大貴州分院的工作，而貴州省、市老年大學也請講些書法理論課，故幾十年來總與之打交道。《急就章》在中國書法史上一直被公認為是章草之祖和行、草書之源。它是西漢元帝初元年間（約公元前半世紀）黃門令史游寫的，初為蒙童的識字和習字課本，經三國東吳皇象摹寫傳世。唐顏師古作注，宋葉夢得以正書注於章草之左側，還題了跋語。明楊政才鈎摹上石，刊於松江學府之壁。一九一五年，羅振玉將松江刻石的拓本公之於世，才為世人所知。故明拓松江本《急就章》被譽為章草之祖帖，是有其歷史根源的。

經千年輾轉摹拓，由皇象摹書史游創建的《急就章》，一些字早已出現失真、走樣和磨損等現象，到明楊政鈎勒上石時，已損缺達六百七十餘字，佔全帖字數的三分之一。宋克補足了缺損之字，嘉惠後學不小，問題是所補之字皆附刻於葉跋之後，字又小於皇象之摹書，無論對文字閱讀或書法臨習，都帶來很大不便。使用時要不斷地前後查翻，不免有不連續、不貫氣之感。而宋克所補只是缺損字數較多之處，多則二百餘字，少則十多字，至於一些零散缺損之字，皆未補上。且補缺文字又有遺漏，還有多羨之處，有些字錯寫草法，對習章草者多有不良影響。這些現象一直存於我胸中，以為應有解決之日，但長期來總因瑣事纏身，未能如願。近年因病遵醫靜養，乃謝去一些不必要的社會活動，將歷年所搜資料加以梳理，把宋克所補各字，分別歸入應在之章內。凡宋克漏遺缺損之字，均一一補齊；而多羨之字，皆予刪除，以免混亂；而錯寫的一些草法，也都一一予以糾正，從形式到內容可說是盡可能恢復了舊觀，故定名為《急就章還真帖》。

過去一些書法愛好者，以章草無較好的範本，每興止步不前之嘆，今若能得此帖而摹習之，或可稍償此願了。又《急就章》寫成於兩千年之前，所用字和詞彙含義、音讀等都與今天有了不小的距離，有些專用詞更是難以解讀，而它們在當時可是習慣用語；又有的術語今天已成化石，失去它們的實用性，而在古書裏還見到。又假借字在漢碑中是常見的，《急就章》

中也有，應加以注意。今天青年學子在認讀和臨習時，對這些皆有困難，所以在每章之前，都附有一篇「釋文、簡注和音讀」作爲參考，相信對於學者是一種便利，可減去不少煩難。然所作釋文及音讀等皆以簡明爲主，只幫助學者看懂讀順爲止；因本帖旨在復原《急就章》，故不能作詳細介紹。如想作深入研究，則有唐代顏師古的《急就篇注》在，可以參考。此外，如《辭源》等工具書及大量關於《急就章》的文獻資料，也盡可汲取。因此，我只在整理古籍方面，做了一點力所能及的事。限於學識與經驗，一定還有很多不足之處，敬祈社會賢達和同道多予指正。

作者

《急就章還真帖》導言

一、概 述

據傳三國東吳書法家皇象，某次於張鄧公家得見西漢史游所寫《急就篇》摹拓本，乃臨摹一卷，這時約在公元二六五年左右，距史游已有三百多年了，一般人說《急就章》爲皇象書，是不對的。皇象所臨摹史游之摹拓本《急就》，又經多人輾轉摹拓，到七世紀唐代經學大師顏師古於貞觀年間（六三一年左右）將《急就》之文字內容作了訓詁注釋，宋王應麟又作補注。到十二世紀北宋末宋徽宗宣和二年（一一二〇）葉夢得「知潁昌軍府事」，訪得皇象所臨摹史游的《急就章》，他深加推崇，其時上距皇象八百五十多年，離史游也近千年了。摹本失真、蟲害、鼠患、霉爛及磨損等現象已十分嚴重。葉夢得在跋語中說：「臨榻轉寫多，不無失實。」即說明了這種情況。雖然他未正面提到損缺之事，但事實上却早已發生了。《急就》開始叫《急就篇》，這是因周史籀編《大篆十五篇》，後來秦代李斯、趙高和胡毋敬各作了字書之類的文字，都以「篇」冠名，故史游的《急就》也叫「篇」，隨後有叫「章」的，所以後世叫「篇」或「章」就隨人高興了。

葉氏當時已感章草簡樸古拙，一般人不易辨認，於是細心摹拓一份，還在後面題了跋語。同時又據顏師古《急就注》，用正書注於章草各行之左側。這對《急就》的傳播起了很好作用。宋代是一個重文疏武、國勢不振的朝代，開國不久，便大刻其閣帖，加以科舉取士，今草及楷書流行，二王之書籠罩一時。章草簡潔古樸，閣帖當然不會刻它，於是葉氏之正書旁注拓本便沉睡於皇家藏書樓中，三百來年無人過問。到十五世紀，即明英宗正統四年（一四三九），有吉水高士楊政發現了這本摹拓，心情激動，乃精心摹勒上石，鳩

工細刻，刊於松江府學之壁。當時已發現原帖損缺六百七十餘字，約佔全帖三分之一。所幸者當時書法家宋克頗善章草，他將損脫之字依顏師古《急就注》，逐一補齊，並仿葉氏以正書旁注於章草左側，刻於葉跋之後。唯字稍小於葉氏之摹拓，使全文無遺字，嘉惠後學實多。今審葉氏所摹拓，皇象之字皆古樸厚重，時見不自然之勢，而宋補者筆多恣肆自然。蓋前者經多人輾轉摹拓，失真走樣多，而宋補者隨即上石刻成，失真者少也！

楊政刊《急就》於松江府學之壁，是一項不小的工程，可知之者甚少，即書法愛好者和從事小學者亦不知也。故除楊政本人拓得少量傳世外，未見更有拓之者，於是此項書壇盛舉便就此悄然過去，而這份藝林石刻瑰寶，也就在冷塵蛛網中度過了長達五百年之久。直到二十世紀初，羅振玉於一九一五年將舊藏之松江石刻《急就》拓片，刊入其《吉石菴叢書》，於是松江本《急就》始為世人所知，從此大顯於世，被公認為章草之祖。正因松江本《急就章》有其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，碑帖商乃多方作偽射利，初學者須深切注意，以免受騙。松江石刻《急就》為三十一章，後附葉夢得之正書跋語，再後為宋克補書損缺之各條文字，這才是真正的松江本《急就章》。其本現雖已補全，但還有少數訛誤之字。高二適有鑒於此，乃廣搜資料，深入考證，糾正了多處誤漏之字，寫成《新定急就章及考證》一書，頗有參考價值。

二、《急就章》的特點

章草之興，在西漢末年，即漢元帝劉奭之初元年間，約當公元前半個世紀（前四六年）。黃門令史游（宦者）創《急就篇（章）》，採用自秦漢以來廣為流行的草體書寫，可能是總結了前人的有關成就，同時又改進了一些結體與筆法，他寫出的《急就章》，就被後世稱為「章草」。

史游作《急就》，實屬集三美於一體的創舉：

一、內容既承前啓後，又富於革新。在他之前，周史籀編《大篆十五篇》，這是我國第一部「字書」，它集當時我國的漢字於一書，是學童的識字課本和練字範本，同時又是一般讀書人入仕必考之書。秦代李斯乃仿之作《倉頡篇》，趙高作《爰歷篇》，胡毋敬作《博學篇》，他們都是將當時之漢字收集起來，也像《大篆十五篇》那樣每四字一句，編成歌訣，便於記誦，但所用字體是小篆。到了漢代，閭里塾師便將李斯等三人之作合成一篇，仍稱《倉頡篇》，并且生硬地斷每六十字爲一章，得五十五章，共三千三百字。往後，還有司馬相如、揚雄、班固等，都還有繼作。這些人的作品，共同特點是在編字書，也就編學童識字及練字課本。那時人們還沒有分開字書和識字課本的概念，字書是盡量收齊漢字，數量大，而且包括稀、難、僻字，不適宜兒童學習。史游大概從此得到啓發，於是從實際出發，刪除字書中的那些古、僻、難字，把字數控制在學童能承受的兩千字內，而內容也盡量採用民間喜聞樂道之事，如姓氏、動植物、人體部位及醫藥等，從而改變了以往什麼「幼子承詔」等學童無法理解的東西。可以說從史游開始，字書與識字課本才被分開，所以《急就》一開始便說「《急就》奇觚與衆異」。所以《急就篇》一問世，很快就得到了推廣。當然《急就》也還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，這是時代的原因，我們只能比較而言，事物總是向前發展的。

二、思想總的比較先進，具體反映在以下這三方面：

(一) 愛國主義教育思想 《急就》宣揚的是中國一慣的傳統思想，即中國處天下之中，四方拱揖，有大一統的大國氣象。史游生活在西漢末，中國的封建制度正在鞏固和發展，他又是皇帝身邊的貼心人，忠君愛國思想十分明顯。《急就》是爲教育學童提供的課本，首先強調「愛國」，對國民進行愛國思想教育是天經地義的。所以其中第三十一章，也即末章，還有第二十六章，就正面提出要把愛護國家放在第一位。按理經武帝「獨尊儒術，罷黜百家」後，儒家地位已相應提高，可這種情況在《急就》中却没有表現，這是很讓人奇怪的。至於他要人學習《孝經》和《春秋》等，是出於多學習些有關知識的考慮，而並未顯露出偏向儒家的思想傾向。

(二) 正直做人，奉公守法

四

這也是中華民族傳統觀念的集中表現，並與愛國主義思想密切相連。這種教育集中在後六章即二十五至第三十一章之中。而第二十七章還標出皋陶造獄定法，似乎又有些法制思想。第二十五章說：「治禮掌故砥勵身，名顯絕殊異等倫，積行上究爲牧（貴）人。」這種正直做人、博聞多識、奉公守法及積極上進等觀念，對教育學童無疑是十分重要的。

(三) 無神論思想 史游在《急就》中提出了無神論思想，非常可貴。封建時代與神權、鬼神等觀念幾乎是孿生兄弟，而史游在第二十六章則說得很徹底：「列侯封邑有土臣，積學所致無鬼神。」他指出一切個人的成就，都是勤奮積學、努力向上的結果，其中不夾雜什麼鬼神因素。這對正在發育向上的學童來說，是一種很好的鼓勵和教育。

(四) 大力提倡努力學習、進取向上，盡量多掌握知識 這在《急就》中普遍存在，如第一章就說「努力務之必有烹」，第二十四章說「宦學諷詩孝經倫」，第二十七章則集中地要人們多讀書，多見聞：「春秋尚書律令文，治禮掌故底厲（砥勵）身，知能通達多見聞。」這又是在勸告人們應奮勉向上，努力多學，積極進取。

三、在書法藝術中，《急就》佔有重要地位。在漢代，史游沒有採用大篆，也沒有採用小篆和已經成熟的隸書來書寫《急就章》，而是採用了從秦漢以來早已流行的草書。這是因爲草書在當時已爲一般人所接受，書寫又簡便省時。《說文解字·序》說：「漢興有草書。」這是一般的說法，仔細地說是不够準確的。草書興起，早在戰國時代，如《論語》就有「裨諶草創之」之說。又楚之上官大夫欲奪屈原手稿等事，都說明當時已應用草體了。時代在變化前進，春秋時百家爭鳴，學術倡盛，各門各派都在著書立說，設教授徒。其中縱橫家之流以舌辯游說著稱，如要把他們的言談記錄下來，慢條斯理地寫大篆和小篆是顯然不行的。隸書相對已經方便多了，但仍無法滿足高速書寫的需要。特別是各國在政務繁忙和軍事緊急之時，羽檄飛馳，朝令夕改，自然無法一一書寫正體字，於是就出現了「苟趨簡易」和「解散正體」的寫法，這樣便逐漸

形成了簡體字。當正體書因隸變過程而趨向隸書時，草體也就相應地解散正體（金文及大、小篆）而苟趨簡易，並逐步與隸變結合，因此產生了草隸。歷經武、昭、宣、元之世，其體已明顯成熟，具有了自身獨特的體勢和風格。史游用它來書寫《急就章》，成為學童識字和練字的課本。其間史游也總結了三百餘年草書發展的情況，也摻進了他本人的一些習慣筆法和結體。有的書說史游書《急就》而創章草，好像章草是他創立的，其實並不符合歷史事實。

總之，用章草寫成的《急就》，是草書之祖，往後的今草及狂草（大草），都由此而來；而正書也與章草的演生有關，故又有「章楷」之說。我發現在《急就》中有不少正書，這是應當注意的。現根據《急就章》完好者十五章和其他各章殘存字共一三六四字，粗略作一統計，得真書九十三字，雖不到百分之一，但都是十分整飭的真書，可見它在西漢末年已相當發展了，鍾繇之真書是有源頭的，並非由他首創。而三國時東吳《葛府君碑》及《郭休碑》之為真書，也就十分自然了。章草在漢代已形成了一種固定的體勢，有其自身的筆法、結體及風格，這些都已為人公認。它的氣質古樸簡潔、雅澹厚重，與今草之道麗流便大異其趣，可見《急就》是集精闢的文字體系、進步的思想內容和獨特的書法藝術三者於一體的重要作品。

三、章草在歷史上的起落

章草從西漢末史游寫《急就》，至今已兩千餘年，在其流傳過程中，計有四次興盛與低落過程：

第一次在西漢末東漢前期，共約一百五十餘年。前面說過，草書之興，遠在戰國，經秦而漢，已三百餘年，章草已基本定型。到了史游寫《急就》時，就更臻成熟，學者爭相傳習，一時名家如崔瑗、杜度及張芝等最負盛名。史載漢明帝愛北海敬王陸書（指章草），驛馬令作尺牘十首，這大概是擬作與人尺牘（月儀之類）的最早記錄，而漢章帝還曾下詔令人以章草上事，可見當時章草已為世人普遍應用。另從近世考古發

見的簡牘來看，帛書及漢碑上的文字，大都是用草隸或章草書寫的，而且還有專寫《急就》章節的，可見這時期章草已普遍流行了。

第二次在曹魏兩晉到南北朝時（二二〇至五八九）。這段近四百年的時間，是中國歷史上軍閥割據紛爭、政局十分不安定的時期，但從書法角度來說，却是十分光輝的一頁。本時期內人才輩出，字體嬗變豐富多彩，成就甚高。北方曹魏有大名鼎鼎的鍾繇，其子鍾會也善書，他們父子章草都寫得很好，對真書的形成與發展有重要貢獻。接着便是他的女弟子衛鑠（衛夫人），而衛家又是三世書家，人人能書。衛鑠的弟子王羲之，有「書聖」之稱，他的兒子王獻之，也以擅書著名，父子合稱二王；又江南各望族如謝、王、郗、庾等，或父子並榮，或子弟爭秀，都能寫一手好字；還有那些清談之士，也大都都能寫一手好章草，他們的迹多見於閣帖（如謝安、王導等）。

西晉文學家陸機「土衡」《平復帖》手迹，流傳至今，最為難得，這恐怕是現在能見到的寫在紙上最久遠的墨迹了。

這時期有件重要事項值得一提，那就是北方曹魏有鍾繇，而東吳則有皇象，他的書法成就與鍾繇相比而無愧色。據傳吳《天發神讖碑》，即出於他的筆下。某次他於張鄧公家見到摹拓的史游所書的《急就章》，不禁大為尊崇，臨摹一卷流傳於世。此時約在公元二六五年左右，離史游已三百多年了。他的這一摹書成了後世章草的典範，對傳播《急就》和章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至於有人說皇象書《急就章》就不對了，他只是臨摹史游的拓本而已。這在葉夢得的題跋中已說得很清楚了：「相傳為吳皇象書摹張鄧公家本……」《書摹》即臨摹。

接着另一位章草大師便是索靖，他是張芝姐姐的兒子，生於大西北酒泉，筆法十分精妙，有「銀鉤鐵畫」之稱。唐代大書法家歐陽詢和虞世南某次同出外游，見到索靖所書「黃絹幼女，外甥薤白」（此八字為「絕妙好詞」四字隱語）的石刻後，賞玩不已，多次離去而復返，終至坐卧其下，三宿乃去，可見其藝術魅力

之大、感染力之強了。他的《月儀》最負盛名，對後世傳播章草很有影響。另一位章草大家爲蕭子雲，傳世之作爲《出師頌》，直至隋代還有另一份《出師頌》傳世，被米友仁定爲「隋賢本」。北魏有崔浩善章草，他一生爲人寫《急就》近千份，嘉惠北地不小。由此可見在這四百年間，章草活躍的盛況了。

隋唐兩代，中國結束了數百年的紛爭割據局面，復歸統一。久亂思治，統治者大力倡導文治，又以科舉取士，籠絡人心。讀書人於是畢其一生精力於詩文與書畫創作，於是南朝的流媚行草和盛唐正楷漸成時尚。由於唐太宗李世民的偏好，二王之風籠罩書壇，古澹簡潔的章草遂不爲流俗所喜，逐漸冷落而有「絕學」之嘆！不過在初唐貞觀年間，它却引起了注《漢書》的經學家顏師古的注意，他爲《急就章》作了注，後來宋代另一位學者王應麟又爲其作了補注。在《急就》和章草處於冷落之時，有《急就注》的出現，真可謂是空谷足音了。到了盛唐，玄宗提倡漢隸和章草，鼓勵人們不應忘記過去，並親自寫了《泰山銘》，欲一改世習，但收效不大。只有李陽冰能篆，史唯哲善隸，唐代特點在楷書和行草，時代之移人，難有力挽者。

第三次在北宋末至明代中期，相當於公元第十二世紀早期至第十五世紀中期，共三百年左右的時間。

考宋代之興，起於掌握兵權重臣的嘩變，開國之君鑒於自身經驗，乃去重臣之兵力。然在剛開國不久，即上演了以弟代兄的鬧劇，在位者急於穩定時局，維護統治，隨之大扇文風，除了繼承唐以來的古文運動外，另一創舉便是刻閣帖，以維繫上層人士的心。閣帖所收各帖，主要沿習南朝道麗的今草，仍在突出二王。至於風格樸質古澹的章草，當然難以列入其中。看來這種古老的藝術勢將絕跡，然而事態之演變，往往不合常規者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金人內逼，國運惟艱。北宋將要結束之時，宋徽宗宣和二年（一一二〇）松江（今上海地區）守葉夢得（正式官銜爲知穎昌軍府事），訪得了東吳皇象臨摹史游的《急就章》，深加推許。然因時間太久，這時距史游已一千二百年，離皇象也將九百年了。這些絲織物放在皇室的庫房裏，必然出現蟲蛀霉爛，甚至鼠患等現象，而且這中間有人借出摹拓，也會出現磨損填補等事，這些都是很自然

的。葉夢得生怕《急就》文字有誤，又恐章草精神有失，後世對其結構難以認辯，於是細心摹拓一份，並用正書逐字注於章草左側，還用正書題寫了跋語。他這一豪舉，對《急就》文字內容之是正及章草書法藝術之保護與發揚，都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。當時章草雖有絕學之嘆，但它的藝術魅力却始終存在。那些趨利者不懂其價值，而追求高尚藝術者，代不乏人，他們注重《急就》的學術與藝術價值，為保護和傳播章草傾盡全力，前面提到皇象之臨摹，顏師古及王應麟之注《急就》，現在葉夢得之摹注及後面楊政之勒刊等，都是如此。

事物總是向前發展的，人情及世運也總是不斷變化的。如果我們將《史記·平準書》中的情況和宋代社會活動相比，西漢世俗注重醇樸，而五代至宋世則要複雜和巧僞多了。

這時教育體系已趨普及，雙軌教育制十分活躍。為上層社會而設置的教育有塾館及國子監等，無須多談。至於閭里蒙館也已日趨完備，其教材（課本）相應有了較大改進。早在六世紀初，南梁已有了周興嗣的《千字文》；及至宋代，則更有《三字經》和《百家姓》等，而農村則有專供「田夫」和「牧子」用的「村書」，還有據傳為唐虞世南編的《兔園冊》。此外，還有更為通俗的「五言」及「七言」雜誌等。這些通俗課本的出現，逐漸取代了《急就章》的蒙書位置，然而它獨特的書法藝術魅力却歷久彌新，深受歷代書法愛好者的喜愛。

明代早期，英宗朱祁鎮正統年間（一四三六—一四四九），吉水人楊政是一位章草愛好者，他在皇家藏書畫的庫房中見到無人關注、沉睡了三百來年的葉夢得摹注的《急就章》，心情十分激動，就聘請良工精摹上石，刊於松江府學之壁。他在摹刻時已發現原本損缺六百七十餘字，約佔全文的三分之一，恰好當時著名書法家宋克也善寫章草，於是便依據顏師古的《急就注》，將缺損之字逐一補齊，同時又模仿葉氏，用正書注於章草左側，刻於葉跋之後。這一壯舉，嘉惠後學實多。

宋克所補之損缺，皆為字數較多處，多者一二百字，少者十多字，而另有一些零散的缺損一直空着。

這次我做的工作，就是將其一一補齊；對於有前人考證之錯誤，這次也一並予以更正，如：

第一 「少誠快意」、「年」、「鄭字」、「趙孺卿爰」十一字；

第二 「由廣國」、「榮惠」五字；

第九 「梗」、「醢」、「酢」、「醬」及「稷」、「杏」二字之草共六字；

第十一 補「縣」字；

第十二 「箸」一字；

第十五 「錚」及「改」、「侍」字之草形共三字；

第十七 「鋌」、「鉤」二字；

第十八 「輶」、「黑」二字；

第廿 「租」一字；

第廿一 「雁」、「狼」二字；

第廿二 「響」、「療」二字；

第廿三 「瓜」一字。

共計三十七字。另外，宋克在補寫之時有遺脫，如第十八、第廿及廿一章；而在第三和第七章有差出，這次也都予補正，以免誤解，這些在各章中都有詳細說明，希予注意。

楊政摹刻《急就章》及宋克補書損缺之字，這項工程雖不大，但也不算小，可是當時知之者甚少，即書法愛好者與治小學者，也不甚明瞭。至於氈拓者更稀，除楊政及其同事椎拓了少量傳世外，不見有其他相關記載，於是這樣一項書壇盛舉，很快也就悄然過去了。從此這份藝林瑰寶再也無人過問，不得不在清塵蛛網中度過了五百年的漫長歲月。

元代蒙古入主中原，版圖雖大而世祚太短，其間也出了幾位章草能手，如鄧文原、趙孟頫、趙雍、楊維

楨等。其中鄧文原和趙孟頫二人都有手寫《急就章》傳世，趙雍有《千字文》墨迹遺存，而楊維禎則有《張氏通波阡表》稿在。

明代又繼承了宋之刻帖之風，不論是官府或私人都可刻帖，只要有錢即可開雕，無所謂版權問題，各種碑帖可謂盛極一時。其名目繁多，無暇述及，惟《玉煙堂法帖》值得一提。《法帖》主人為海寧陳元瑞，他將《急就章》及《書譜》皆刻入法帖，可稱獨具隻眼。再就是項元汴的天籟閣刻本，也刻有《急就章》，現歸上海博物館所有，也是難得的珍品。明代書家輩出，且多能寫章草，如宋克、祝允明皆是。至於其他書家則更多，如董其昌、張瑞圖等，都是名手，所以章草之筆法及結構得以流傳不墜。

第四次在十八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（一七六〇—一九四〇）二百年間，正當清代中葉到民國時期。當楊政於明英宗正統四年（一四三九）刊刻《急就章》於松江府學之壁時，除楊的一同工作者外，知者甚少，當時有愛好章草者大都只依法帖臨習而已，而法帖皆為趙孟頫等人所書。當明清移祚之際，懂章草者實不多見，現只見有傅山的一些散頁，蓋閑時隨手所作也。

前述趙孟頫曾有一百三十二行手迹書《急就章》，隨即藏於清大內，乾隆年間（約一七六五年左右）曾刻入《三希堂法帖》，其石現仍刊於北京北海公園閱古樓壁，人人皆可觀摩，但這些都不是皇象臨摹的西漢史游真迹。一九一五年，羅振玉（叔言）將舊藏之明拓松江本《急就章》即楊政所刻葉夢得之摹注本，刊於其《吉石菴叢書》，從此世人始知有由史游手書之《急就章》，經皇象臨摹，葉夢得拓注，楊政勒刊於松江府學之壁。自此，這一書林瑰寶乃大顯於世，並被譽為章草之祖，實非溢美。不久，它又從《吉石菴叢書》中被抽出，以單行本發行，暢銷全國。於是愛章草者，始得真實的良好範本。

二十世紀三十年代，當時曾發起漢字簡化運動，由于右任等倡導，以章草最為簡潔，一時和者眾多。國內用簡化字出版書刊也較為流行，影響及於日本和朝鮮。唯因抗日方殷，此事不久也就淡化下去了，不過當時已形成一種傾向性思潮，而熱心於此者也為數不少。如卓君庸就是大力搜求有關章草資料的熱心

人，僅字帖就搜求超過百件，每得一件，輒影印分贈同好。另有余紹宋及林志鈞等皆為熱心人士，都善章草，余紹宋著有《書畫書錄解題》一書，林志鈞以為不讀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不能知天下之書；不讀《書畫書錄解題》，則不能明書畫之源。還有陝西三原人王世鏗，與于右任為同鄉，於章草頗有根底，他作有《稿訣歌》，即章草草訣歌，有一定的影響；又有上海人王遽常，於章草也自成風格；再則高二適（原名高錫璜，江蘇東台人）對章草很有研究，他發現由楊政石刻之葉注之《急就章》，因歷代管理不善，已損缺六百七十餘字，雖有宋克補寫，然章、正二體多有訛誤和脫摹等情況，乃於一九五九年起決心對《急就》作一番考訂，他廣求有關資料，旁及歷代出土之殘簡、帛書與磚石、字書，排比章、正，詳審各本得失，定其是非，寫成《新定急就章及考證》一書，有志於章草者不可不讀。

四、編輯《還真帖》之旨趣

本人自幼承父、祖之教，學習國學基礎知識，同時也學習書法及國畫的入門功課，國畫臨摹《芥子園》，書法則習《張遷碑》和《急就章》。由於記憶力不錯，兩種帖的臨習也只不過二十遍（通），當時只是亂塗鴉，後來居然能背誦下來。章草先是臨習《玉煙堂法帖》，後來借到《吉石菴叢書》中的《急就章》，覺得其氣質大異於前者，但前後翻動，又覺十分不便。我生來就有「打破沙鍋問到底」的毛病，總覺得當時宋克為什麼不將各損缺之字，就直接寫在應在各章之下，以至留下如今這種不銜接、不慣氣的闕憾！父親聽了只是笑笑，而祖父則說：「你先好好臨習，別只追三問四。」他摸了摸我的小腦袋，也就走開了，可我心裏仍然在不停地嘀咕。

一九三七年，抗日戰爭爆發，那時我已十六歲，母親離開了人世。我因學習和工作之故，向西南轉移到了貴陽。我從家中帶出來的一些珍貴碑帖、字畫及綫裝書等，都放在湘雅醫學院的解剖科樓上，我的小

工作室裏。起初以爲抗日戰爭不會太久，三、五年即可回來的，可哪知一呆就是半個世紀，一直沒有機會回長沙去看一看。我的那些心愛之物，也就失散得無影無踪了。

一九八五年退休後，我成了貴州省文史研究館館員，而北京老齡委創辦的「中國書畫函授大學」，聘我爲書法部教授，並委派我開辦貴州分校，任校長。在此期間，我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書畫愛好者，對他們講授篆隸技法和書法美學等，其中包括定期講點《急就章》的內容和章草的特點。與此同時，貴州省和貴陽市老年大學也有些類似課程，於是便又和章草打上了交道。這時上海發行了松江本《急就章》單行本，我就大力向學員推薦「松江《急就章》」的特點和藝術價值。二十世紀末，我因年齡和老病不再負責教學等事務，在家閉戶養病，閑中也寫點畫點東西，藉以調劑生活，而臨習松江本《急就章》時，不禁又勾起我對宋補與正文不銜接、前後翻閱不便的看法，幾經考慮，便決心將前後不銜接以及一些訛誤脫摹之處，認真加以改正和復原，既可免前後翻閱之勞，又可收全文貫氣之效。如此剪貼拓補，竟拖了一年才勉強完成，現在基本做到了以下幾點：

一、將宋克補寫各條歸入應銜接各條之下。凡多羨字皆刪除，缺脫字則一一補齊，從而使每章得以完整無缺。

二、凡高二適所考正各事，皆依次改正，盡量恢復《急就》的本來面目，並將其定名爲《急就章還真帖》。

三、凡後漢人所加入之章句，一概割棄不用。

宋補之各條，章、正二體之字都小於葉拓之字，最好能放大一點和葉字相等，使版面更清爽些，可惜我未能做到。而現經上海古籍出版社責編蓋國梁先生策劃、徐音女士電腦製作，總算實現了我的願望。

最後說一下《急就》全文的字數。葉夢得在其摹拓正字注本之末題跋說：「右章草漢黃門令史游《急就》二千零二十三字，相傳爲吳皇象書摹張鄧公家本。」對此，我也作了一次統計：

一、全存無缺者十五章，九四五字；加上各章「第一」等字，共一〇二七字。